



吳越書錄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記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

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
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
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
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
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
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
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
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
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
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
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
不設田疇不墾為之柰何子胥良父對曰臣

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
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
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
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
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
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
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

地八聽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
 歆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
 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
 地戶也地戶已為地戶闔閭歆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
 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歆東并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歆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鮫以象
 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
 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
 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
 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
 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
 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

吳越春秋 卷四
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
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
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
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即山作冶麻經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燥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
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吳越春秋 卷四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
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
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
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
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
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

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
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毅絕
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
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歆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詔披美切白喜者楚
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
白左傳史記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
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

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却宛却當作卻誅此書以伯

州犁卻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却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卻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

又別氏卻吳壺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卻宛非也事平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而

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

一國所知何不為湏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湏於却宛之舍無忌

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注而大

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却宛諸侯

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

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

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

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

吳越春秋 卷四 六
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
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
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
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鸞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

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
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
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寘
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
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惧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名離毅臣昔嘗見魯抗辱壯士樹丘詭也王曰辱之

柰何子胥曰椒丘詭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詭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詭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詭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詆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骸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詆卒於卒音律於字詰責恨怒
 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疑當作被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詆於大家之喪餘恨
 蔚蔚當恚作現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詆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闌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詆乃手劔而粹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詆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闌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

愧子知之乎詭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穀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掉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詭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

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父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

吳越春秋 卷四 十一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

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顧而揮之三，擗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執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

吳越春秋 卷四
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
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
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
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
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
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
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

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
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
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
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柰何有頃吳
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
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
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

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敵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

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豎

切兵器所

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轂如駃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

銖斧也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

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

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

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

姬馳使

去

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

寘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

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

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

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

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鬪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

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

大王虔心思士敬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

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

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

紀南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

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咸言

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

寇楚國郡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

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

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犁與卻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外為鄰國所笑且郢卻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負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
 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亾今子受讒國以危
 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
 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
 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
 忘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題湊棺木
內向也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
 俱入羨門因發挽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
 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

越絕湖而
皆作胡

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
 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
 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
 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令字當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

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

取銅破董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鍤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

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

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

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

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

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閭

四年子胥傳亦合今以書以為三年何也六

古國阜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

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

作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

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

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攜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

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

史記俱作攜李攜音醉杜預

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

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

東江比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

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以歸為

質

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立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

據為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

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

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

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已一存而王入

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

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

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
 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
 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
 服一枚子常歆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
 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右肅
爽駿馬也
爽音霜亦子常歆之公不與亦三年土之唐
曰驥驥成成當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
作成人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

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
 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
 得歸如晉告訐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
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
為質者是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歆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使其子乾為質於吳

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自武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

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三不利自

知不可進歆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

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

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

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

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

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五戰徑至於

郢王追追當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

切楚姓平出河灘河水出崑崙與睢同杜

王女也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
睢水出梁郡鄢縣酈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萊蕩渠三
說各不同 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

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
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

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竹王孫由于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鄭音云江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

也松滋大夫種建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

保作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
 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
 若今有難去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
 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
 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謂之曰誰

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
 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
 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
 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
 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
 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音饒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

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
 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
 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
 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
 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
 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
 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日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
 曰為我謝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
 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
 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穀秦相公
 接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相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栢公

栢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

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

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

左傳國語皆作

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塲之患逮吳之未定

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

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

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穀水不

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攜里

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

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

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

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又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溪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滢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烏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

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也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

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駟

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穀子有

言益其爵祿而及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

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

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也所以報楚入郢雖其

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

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

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

者可以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曰

監矣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斫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之

曲以暢暢當君之迫厄之暢達暢達當作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

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

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

悵音庚悵悵悲貌

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乘
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
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
亡將歆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

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
投於瀨水令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
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歆報百金不知其家投
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
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
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閭曰破

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
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弟
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

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

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

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
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

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
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

告許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

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波

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

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

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
疑衍之子

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
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

耳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

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

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

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

旦食鮓山越絕作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繁宮趙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闔閭之霸時於

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

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

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及歲

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臣

伍負伯嚭為之也其間蘆虺棘櫟麻五邑之

役與庸浦臯舟鵲岸房鍾州來楚懼吳兵復

雞艾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

往乃去郢徙于為若為若字誤當作郢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累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

是乎遷郢於郢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

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郢十一年即

為夫差索隱謂各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却音若襄陽也曰楚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

十四年吳伐越句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遂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昔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

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

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

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

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

九年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微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

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

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讎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

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眾

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往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

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

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

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

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故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

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

鮑晏鮑叔牙 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

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

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

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

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
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
飽勞動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成恒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
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

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臣

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遠。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遠作卻卻

與隙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

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成恒曰善。雖然吾

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

我之心。為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成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

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

爭疆。臣竊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

暴齊而威疆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
 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
 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
 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
 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
作困厄

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
 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
 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
 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
作弔君故來與
下文弔
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
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
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
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
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
玉轂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

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
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
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
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
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
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
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

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
 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
 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
 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
 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
 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孤疑請者是孤
 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

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
 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
 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總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
 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
 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
 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

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矣賜敢

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慍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

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內引讒人益

衆夫子晉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

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

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疆而弱巧

言利辭以固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

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

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二子貢不受至

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

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國

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

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逸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

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辨。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

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

君許之子貢逐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晉門因過姑晉之臺忽晝假寐於

姑晉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

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

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鑪音歷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

鑪音吳刀名錕錕山殖吾宮墻流水湯湯音商

流貌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

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

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穀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

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

服朝諸侯也兩鑪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

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鼗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

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

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歆終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凶，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

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罽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音作甬，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

宰嚭王孫駱解冠憤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鼗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

一名蒸山又名陽山豺狼食汝肉野火燒在吳縣西北三十里

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鼗響哉大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眾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

治救癘

古未切
疽瘡也

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

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

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

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管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

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歆以妖孽挫劔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劔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

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

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

子胥傳作扶

吾

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凶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

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所見
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
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群臣悉在太宰嚭執政
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
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
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

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
衆大夫如何群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
養士群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
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成被羣臣
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
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

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
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
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凶矣昔者
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
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

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
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也乎子胥曰也

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

鏹之劍

屬鏹劍名鏹力俱切又力侯切

子胥受劍徒跣裳

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
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
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

前王不歆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
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
我外之心急令自我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
胥把劍仰天嘆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
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
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
使齊十三年反後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乃取

子胥屍盛以鷓夷之器

子胥傳盛以鷓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為鷓

夷鷓夷
槩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

能
有知即斲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
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

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
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
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
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
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
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
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

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
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

吳王復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為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欽

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
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
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

羅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
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袷履濡王恠而問之曰
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
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
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攫其形夫螳螂
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踟蹰微進歆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

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
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埴其旁
闇忽埴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
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
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
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
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
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入五湖之

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晉湖梅梁湖金鼎湖
也韋昭曰晉湖蠡湖洮湖瀟湖就太湖而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

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遠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

秣馬食

音飼

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

闔廬既鑄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方陣而行中校之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

短矢韋昭曰矢名

望之

若荼

周禮望而眠之飲其茶白也註韋華遠眠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茶箋茶

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

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

乃令童褐請軍

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

曰

兩軍邊

國語作偃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

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

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

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

以蒲服就君

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

盡力也

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

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

決字疑衍

在今日不

得事君命

命字當作亦

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

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

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

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

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

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

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可

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

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

王稱公前國語前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

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以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

東北今非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

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

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

劔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念其忠國語

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於楚又不恭王

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

不熟於歲遂緣江沅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沅逆流而生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

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加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

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已上所記

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有黃息民散兵
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句甬東之地句甬東地甬江東東

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吾與君

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

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

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

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胛

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

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

得火食之偉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

胛山

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胛傳云吳王取子胛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

上因命曰胛山寰宇記亦同

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

因得生衣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

冬而生衣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

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

夏之時人食生衣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

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胛所謂旦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胛山之巔吾以畏

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
 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魯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
 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
 迈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

世世相事

須史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
 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
 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
 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
 而功既得迈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
 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
 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

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
 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逆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
 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
 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讐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

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刺青天敢不如命大夫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
 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
 屈盧之矛矚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
 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恐辱厚耻

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
 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
 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
 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
 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
 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
 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
 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

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

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大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

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

死必連繫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

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

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

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

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

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作累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

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日擒夫差殺太宰

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

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

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恒曰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霸越是也斯言也後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

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旁豈其後嚭死於越

而近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

卷五

五

吳越春秋第五

